

深切怀念中国古筝大师赵玉斋先生——写于赵先生诞辰八十周年

发表刊物：作者：王晓红

论文内容：

中国著名古筝演奏家、教育家赵玉斋先生离开我们已近五年了，我以崇敬的心情追忆往事，无限感慨，每当看着我琴房花瓶中那几束紫罗兰（这是我在赵先生追悼会上敬献的花篮上摘下作为纪念的），就不由想起我跟随先生学习的那些日子，想起老师对我的教诲和深厚的情意。

赵先生 1923 年 2 月 2 日生于山东郓城一个贫农之家。郓城是山东的古筝之乡，各村庄的民间乐手们闲暇时经常聚集在一块演奏琴书音乐，往往村里人都来听，受其环境影响，赵先生从小就喜欢音乐，他先后向王登海、王尔敬、赵玉新等艺人学唱山东琴书、梆子戏等地方戏曲，并向樊西雨、黎连俊先生学习古筝，)40 年代经人介绍，他拜郓城有名的王殿玉先生为师，系统学习民间音乐。王老师对古筝、二胡、坠胡、扬琴都很精通，人称“丝弦大王”。赵先生学习十分刻苦，经常往返 80 余里，从不间断。赵先生一边学习，一边随其到各地演出，开阔了眼界。六年之后，赵先生开始了走上了独立的演出道路。

新中国的成立为他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，首先他来到了重庆技艺团任古筝、插琴演奏员，走上了专业音乐之路。1953 年，曹正先生推荐赵玉斋先生到沈阳音乐学院任教，这是他音乐生涯中的又一转折点。此后，他集古筝的教学、演奏、创作和理论研究于一身，不断耕耘，他编写了古筝和插琴曲集，使其在一些方面得到了统一和规范化。

1954 年，他以山东筝曲《八板》为素材改编成乐曲《四段锦》。在这首乐曲中他吸收了钢琴的一些演奏技法（如和弦、和音等），丰富了古筝的表现力，至今这首乐曲还经常作为全国古筝一些重大比赛的规定曲目，可见其影响之深远。赵玉斋先生不仅具有深厚的山东民间音乐功底，而且具有对新鲜事物敏锐的洞察力和改革的勇气，经过不断探索，他于（1955 年创作出筝曲《庆丰年》。在《庆丰年》中，首先选用连串的和弦，创造用双手交替弹奏和“点柱”、“复历音”等技法，成功地描绘出锣鼓喧天、万众庆贺的丰收、火爆、喜庆的生动场面，丰富了古筝的演奏技法。这首乐曲一直被国内古筝界称之为现代筝曲经典之作，为中外瞩目。著名音乐评论家李凌曾给予很高评价：“他最大的独创，表现在左手的使用上，一般的传统弹筝方法，多是左手用来压音、捺音，他参考了钢琴的弹奏方法（其实竖琴也是如此）把左手解放出来，同时能弹奏音调和和声。从而丰富了这个古老乐器的生命。”著名民族器乐演奏家蒋凤之先生说：“这是一个突出的人材，是演奏古筝的革新者。”此外，由于他的努力，给改进这一类民族弹奏乐器的演奏方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，也给古筝音乐创作扩大了天地。在《庆丰年》问世后，大量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中都使用了双手弹奏的新技法。如曹东扶的《闹元宵》，刘天一的《纺织忙》，任清芝的《幸福渠》等均运用了两手弹奏的表现手段，可以说《庆丰年》这部作品推功了古筝技法的发展与创新，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力作。继《庆丰年》之后，他又创作出数十首乐曲。赵先生不仅在音乐创作上硕果累累，对古筝理论研究上也深入探索，写了多篇论文，先后发表在各种刊物上。

1956 年，赵玉斋先生出访捷克，参加了第一届“布拉格之春”国际音乐周，之后又出访了北欧四国，受到外国友人的好评，为祖国争得了荣誉。

1961 年全国古筝教材会议在西安举行，赵先生代表东北音专（现沈阳音乐学院）出席会议，这次会议对古筝的一些技法做了修定和研究，讨论了一些高、中、低级古筝教材，再次确立了赵先生在全国筝界中的地位。

“文革”中，赵先生受到了迫害，直到78年才得以恢复工作。赵先生虽然身心饱受凌辱，但对古筝事业的热爱一如既往，并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教学工作中。

1982年，赵先生担任中国民族器乐比赛北方地区评委，并在济南登台演出。

1983年，赵先生应邀去广州讲学，随即又去香港访问演出。香港之行打开了香港与内地古筝艺术家交流的大门，他在给我的信中写到：“这次走访乃是我后半生最难得的一次讲学走访。”可见此次交流对他的影响之大。

赵先生从艺数十载，诲人不倦，不遗余力地培养古筝人才，许多音乐院校和演出团体的著名演奏家、教育家都曾师承先生。本人有幸随先生学习了几年，无论在技艺上还是做人方面，先生的教诲都使我受益终生。

记得我第一次来到先生家学习，他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我不仅要教你技术，而且要教你的品德。”刚刚开始的那段上课时间，我由于年轻，所以对一首首传统乐曲沉不下心来，不认真练习，谱子处理得也不准确，赵先生就反复跟我讲：“要先唱谱，后操琴。”只有把谱子读熟，才能逐渐领会出韵味来。为了提高我的学习兴趣，每次上课都给我打板，还和我一起合《汉宫秋月》、《高山流水》、《凤翔歌》等，不厌其烦地向我讲掌握好传统乐曲风格、技巧的重要性。不仅如此，先生还博采众长，广泛吸收和借鉴其他流派的乐曲和技巧，并向我系统传授一些曹东扶先生的作品，如《打雁》、《和番》、《落院》等。正是由于先生的言传身教，使我系统准确地掌握了山东、河南的一些传统乐曲的演奏技巧，并在日后应用于教学中。我教授的学生曾在朝阳“96中国古筝艺术节”“中国传统筝曲邀请赛”上获得过专业组一等奖，这与先生的教诲和心血是分不开的。先生不仅在演奏技巧上耐心指教，还告诫我要加强理论研究，并把一些资料和发表的论文送给我，让我加强理论研究，提高全面艺术修养。

先生为人正派，宽厚豁达，尤其对学生十分热情诚恳，关怀备至。记得每当我上完课，天晚回长春时，先生都要送我去火车站，还经常跟我说：“为国家省点钱，别住旅店了，再来就住我家好了。”为了节省，他还亲手教我怎样接断弦，他的这些美德深深感染了我，至今我也还一直保持着把右边磨秃的弦倒过来接着再用的习惯。

赵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几年了，但他在古筝继承、创新与发展 and 理论研究上的贡献是巨大的，毋庸置疑，他在中国古筝乐坛上的重要地位无可争议，他高尚的品德、精湛的技艺将永远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，他的创作给我们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。愿我们以老一辈筝家为榜样，为古筝事业的发展、繁荣和昌盛而努力奋斗！

作者单位：吉林艺术学院